



高振友

鄭伯永著

新文藝出版社





新文藝出版社

• 1955 •

內 容 提 要

這個集子包括兩個短篇，寫的是解放前浙閩邊地區游擊戰爭中的故事。在這兩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還未成年的農村裏的孩子和一個相信菩薩、迷信命運的鄉下老婆婆，怎樣在共產黨員和游擊戰士的教育和影響下走向革命，並在鬥爭中成長為英雄人物；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共產黨員和游擊戰士怎樣在最艱苦、最危急的關頭，忠心耿耿地堅持鬥爭，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高 振 友

著 者	鄭 伯 永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 83 號)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上海長陽路1121弄325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776) [I II 125]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82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9/16
1955年 4月上海第 1版——第 1次印刷 1—20100冊

定價 四 角

目次

我的『舅媽』	一
高振友	六五

我的『舅媽』

一

我已記不清自己是怎樣爬到那個山谷裏去的。當時，我的耳朵裏還響着手榴彈爆炸的噹噹聲，我的眼睛裏還閃爍着槍彈的火花，強烈的火藥氣味和血腥氣彷彿永遠跟住我似的，使我噁心得想吐。我兩腿的傷口，好像有鋸子在鋸它似的疼痛難熬。我口渴、頭昏，像在騰雲駕霧，像在空中翻着筋斗，山崗、樹木……都在我的眼前旋轉起來。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們——一支人數不多的游擊隊，從浙閩邊老區突圍出來，去開闢浙東南新區游擊戰爭的時候，在梅山受到了敵人的襲擊，我負了重傷。可是游擊隊的勝利突圍，吸引了敵人，使我得到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躲過了敵人的搜索，在天亮以前爬了七八里路，到達海岸邊的一個山谷裏。

槍聲早已停止，周圍變得非常沉寂。我躺在一個乾草堆中，把上了霜的乾草扯來，一直蓋到鼻子邊，只露出一雙眼睛，望望昏暗的四周。

我知道，我落在這樣一個，沒有一點工作關係的新區，是很難生存的，也不希望距離已隔一千多里的老區同志和經過苦戰才突圍出去的王政委派人來找我，救護我。但我仍舊想活下去。我幻想起許多不可能的、事後想來簡直很可笑的想法來。

強烈的求生慾望和對敵人刻骨痛恨，使我的聽覺變得非常靈敏：我能够聽清一隻小鳥從頭上飛過去的聲音，我能聽清海潮漲落和波浪衝擊堤岸的聲音。

第二天一整天都很平靜：四野裏都沒有一個人走動。大概人們被槍聲嚇壞，都躲進屋裏去了；敵人也可能忙於追擊我們的部隊，沒有進行大規模搜索。我緊握着木壳槍，緊張地等待着可能發生的事情，結果却是什麼事也沒有。但是口渴、飢餓、傷口的疼痛煎熬着我，使我感到一天的時間竟比一年還長。

真奇怪：我很怕有人走近我躺的乾草堆，發現了我，將我出賣，同時又希望有人來，給我一碗水，甚至願意幫助我，把我接到家裏去隱藏起來。我焦急地希望天快點黑下來，但天黑以後我又能怎麼辦呢？……

傍晚，我突然在一條被牛腳踏得亂七八糟的黃泥路上，發現了一個包着黑頭巾的老太婆。她拿着一把割草刀和一束草繩，慢慢地向我走來。

『她真的來捆草嗎？』我的心無緣無故地跳起來。我怕，同時又高興。

她穿着一件大袖長襟的舊棉襖，腰裏繫着一條花色破圍裙。她一邊走，一邊拾着路上的枯樹枝，漫不經心地一直走到草堆的旁邊。我正想輕輕地喊她，可是她已發現了我。好像一個小孩子突然碰到一隻大蟲似的，嚇得她臉色發青，全身顫慄。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她驚惶地唸着佛，立刻背轉身逃開。

「阿婆，我是好人！我是自己人！」我連忙解釋。也許我說得太快，無意中夾進一句家鄉的土話——福建話。

她在一株落光了葉子的野樹下站住了，轉過身來，閃着恐怖的眼睛，審視着我，胸脯在劇烈地起伏着。

「請你上前幾步，阿婆！讓我詳細告訴你我是什麼人。你不要怕！」我用手肘支持着非常沉重的身體，抬起頭，一連說了好幾次。

她看看我，又看看乾草上的血跡，却怎樣也不肯近前來。

「做做好事，阿婆，你……」我深怕她跑掉，漏出風聲去。一焦急，就說了這樣乞憐的話。

「你是福建人？」她突然用福建話問我。

老天爺！在舉目無親的異鄉聽到同鄉的口音，使我感到非常親切，我欣喜得竟忘掉一切

苦痛，連忙向她點頭。並立刻用福建話回答她好幾個「是」。

她小心翼翼地走近我，問我是那縣那鄉人，我便都老老實實的告訴她。於是，她的驚惶的神情逐漸消失了。

「你們村裏有兵嗎？阿婆？」我問。

「沒有兵。」她搖搖頭。

「你是哪一村的？」

「梅園村。」

我看得出，我們這樣一談，共同的語言使我們變得親近了：她不但完全鎮靜下來，而且流露了可憐我的神情。因此，我在心裏搜尋着一切最可能感動她的話語，準備請求她，說服她，請她幫助我一下。我想像着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想像着不久就可以喝到滾熱的開水和噴香的米湯，以至允許我隱藏到她家裏去。……

「你是做什麼的？」她溫和地問。

「我就是昨天晚上和那些清鄉兵打仗的游擊隊，從前在福建就叫做紅軍的，阿婆！」我慢慢地回答說。

竟完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她的臉發白了，她的兩腳不安地轉動着，嘴唇發抖，再也不問

我什麼了。

我連忙向她解釋，留意她的神色，猜測她的心情，對她說了好久。我吃力得額頭上冒出粗粒大汗，並且不斷喘氣。我的舌頭像被什麼粘住了似的不能靈活轉動，眼睛裏也迸發出一串串黑色的星星，但我竭力支撐住搖搖欲倒的身體，繼續對她解釋。

她差不多完全不聽我，好像後面有什麼人會隨時砍她似的，不停地轉過頭去看望。最後，我放棄了一切要求，僅僅請她不要洩漏秘密。但她還是什麼也不回答，什麼表示也沒有。

我失望了。我也再沒有氣力說話了。山崗、樹木……又在我的眼前旋轉起來，整個世界都像沉入濃霧中似的，什麼也看不清楚。我躺倒了，同時，立刻聽到老太婆嚦嚦嚦地踏着地上的枯樹葉，很快地離開了我。

二

我清醒過來的時候，已是夜間。

稀微朦朧的星光照着山谷，給眼前的東西映出一個淡淡的輪廓。風在海上呼嘯，掀起洶湧澎湃的波浪，山谷裏也發出回響。一陣一陣的旋風在乾草堆旁邊轉着，將散草、枯樹葉送上天空，飛到遠遠的什麼地方去。山谷的上空，不時有成羣的野雁飛過，傳來一兩聲淒涼的

鳴叫。

在黃泥路經過的那座小山後面，有狗的狂吠聲。

我把那個老太婆想得很壞。我以爲她已去報告了敵人，並且可能親自帶他們來搜捕，把我送進監牢裏去。因此，我在心裏罵她是天生的奴才，罵她毫無人的同情心。爲了不白白犧牲，我掙扎着，爬出乾草堆，向山谷和海岸相接的地方爬去。我下了決心，當敵人真的來搜捕我時，我可以再打死他們幾個，然後留一顆子彈給自己，或滾進海裏去，讓海水來埋葬我。我決不讓敵人有所得！決不讓！

我爬一段，躺一會，全身的筋骨都像被拆開一樣的痠痛，我的兩腳連動都不能動了。

『老太婆真會這樣幹嗎？』我又這樣問自己。希望她不至於這樣惡毒。不過，我知道，要想她來救我，是已經毫無希望了。

我幾乎花了一個多時辰，才到達海岸的邊沿，在一塊較平的岩石上躺下來。

滾滾的波浪就在我的下面翻騰着，喧鬧着。它衝擊崖岸的響聲，飛濺起來的水花重又落在海裏的響聲，和風的呼嘯聲充塞了我的耳朵。我冷，我疲倦到極點，並且接連昏暈起來。但仇恨的火燄却在我心中猛烈地燃燒。

過了半小時光景，我彷彿聽到一種拐杖着地與石頭碰擊的咄咄聲。

「來啦！」我提醒自己。睜起眼睛向山谷裏搜尋，把僵痛的手指伸進扳機的護圈。我什麼幻想也沒有了，我儘量提起精神，來迎接這最後一次的戰鬥。

吡吡的聲音逐漸近了，而且隱隱約約地傳來說話的聲音。

「……見鬼啦……在什麼地方呀？……」

「你知道他爬哪裏去了呢？……」

「……一定爬不走的，一定……」

這都是福建話的聲音。我聽出，除了老太婆以外，其中顯然還有兩個男人，我猜不透他們是來捉我呢，還是來救我。我立刻把木壳槍向他們的方向瞄準。

三個黑影像幽靈似的移動到我旁邊來了，有一個人的肩頭還橫着一個什麼很長很長的東西。

「有人嗎？有人嗎？」一個老頭子用輕輕的聲音接連地呼喚着，彷彿就在叫魂一樣。

「是什麼人？」我等他一連叫了七八次以後，才反問他。

他馬上向我走來，肩頭揹的一張竹梯子，我也看得清清楚楚了。

「呀！他們是來救我的，是來救我的！」我對自己說。連忙把木壳槍藏起來。

我真像在做夢。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眼前的事實。

我很激動，不知怎麼的，忽然湧出眼淚來了。

老頭有着一蓬黑得發亮的鬍子，他蒙頭蓋腦地戴着一頂風帽，使我只能看到他小半個面孔。他在我身邊蹲下來，像要聞聞我身上的氣味似的，俯下頭，把我看了好一會，然後用帶着神秘和疑懼的口氣，問道：

「你，真是紅軍？」

「正是，伯伯。」

「那你怎麼會掉隊走散的呢？」

「你們到這裏來，是……」我先問他。

「是來救你，後生！放胆告訴我，你是怎樣走散的？」

我很感激，我把手伸到他的肩膀上，像孩子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把真情告訴他。

「你在部隊裏做什麼的？」

「文化教員，伯伯。」

「文化教員？」

「就是教大家認字讀書的。」

老太婆和另一個揹着一條破棉被的青年一道走來，在老頭的背後站下，遠遠地伸過頭來

插問道：

「我晚上在山坳裏碰到的，就是你嗎？」

「就是我，就是我，阿婆！」

「那就快抬吧！大伯，快抬！」她有點慌張地用手推了推老頭的背脊，說。一會兒以後，我便被他們放在竹梯上，抬上梅園村。

三

我被藏在老太婆的牛棚的攔樓上。

牛棚是用杉樹皮蓋起來的。雖然棚頂下面掛着許多蜘蛛網，棚裏充滿了牛糞的臭氣，但我却感到非常舒服、愉快，感到非常幸福。

我躺在鋪得厚厚的稻草上，蓋着棉被，回想剛才在心裏錯責了老太婆，深深感到慚愧。

我喝過又香又甜的稀飯以後，老頭子擎着一盞像螢火兒一般亮的小油燈，俯下頭來，將鬍子觸着我的耳朵，帶着吓唬孩子似的口氣說：

「你，後生！得牢牢記住我的話：痛，要熬住，茶飯如果不能按時送到，那一定有什麼緣故，你萬萬不要喊叫；還有，你一聽到老太婆用火筍在炭瓶上敲響，或者聽到趕雞呼狗的聲

音，你就連個咳嗽也不能打。這個世界……你懂嗎？」

「我懂，伯伯。」我說，我像一個士兵接受首長命令似的回答他。

「藥，等天亮以後，我們也替你想辦法，你放心！」

「真太麻煩你們了，伯伯。」我想說一句最能表達我的心意的話，却怎樣也找不到。

因為我太激動，說得大聲了一點，老頭連忙向我做了一個手勢，囉的一聲把燈吹掉，輕輕地爬下小梯子走了。

牛在我床底下扒草的嚙嚙聲，咀嚼草料聲，使我一點也不感到寂寞，三大碗滾熱的稀飯，厚草、棉被，以及從牛身上發出的熱氣薰蒸着我，我感到非常暖和。傷口的疼痛也大大減輕了。我深深地感激老太婆，但不明白她為什麼忽又生了慈心，大胆起來，敢把我這樣的一個「危險人物」抬進她家裏來？

一連幾天，我嚴守老頭子的禁令，像死屍一樣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但老太婆還是接連不斷的拉「警報」，常常把我弄得心驚胆戰。

不知什麼緣故，老太婆始終不和我說話。一天三餐，她總是把菜飯放在一個籃子裏，蓋上牛草，不聲不響地走到牛棚門口，四面看了看，然後把籃子放在我的頭邊，向我做了個手勢便走掉了。在夜深人靜，老頭拿草藥給我治傷時，她又在門外放哨，因此，使我一直看不清她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一天夜裏，老頭替我換藥之後，竟第一次在我的床沿坐下，兩腳垂進牛棚裏，看着我，露出想和我說話的神氣。因此，我便輕輕地問他：

「有我們部隊的消息嗎，伯伯？」

「沒有消息。四方八面都是兵！」他憂鬱地斜看着我回答說。

「有人知道我嗎？」

「有人知道你，那還了得！」他好像對待一個不懂事理的孩子似的，把眉毛一揚，帶着教訓的口氣說。「聽說要清鄉啦！後生！老太婆已愁得不像個人樣了。」

我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情形，也不知道老太婆擔心到怎麼個程度，現在經老頭這樣一提，我的心便很不安了。

「叫她不要擔心，伯伯！叫她不要擔心！」我說。

「叫她不要擔心，她就不擔心？」他凝視着我，嘆着氣，自言自語地說，「她愁心的事太多了！她是一個苦命的女人。年青守寡，把兩個兒子養大，可是……我怕她將來會沒有人送終的。」

「兩個兒子怎麼樣了？」我急急地問。

「大兒子大棉，在結婚以前兩個月，保長要抽他去當兵，被趕到海邊去跳海死了。小兒子小棉，因為得罪了保長，也被捉去當兵了。老太婆說自己前世未修，今世受苦，現在吃素唸經……」說到這裏，他忽然轉了口氣，眼睛叮在我的面上說：「你造化碰到她，後生！他說救人一命千重德，她明知道這是「犯罪」的事，爲了積德、保兒子的平安，她下決心救你。」

他停了一會，掀起風帽的帽翼，側着耳朵聽了聽外面的動靜，然後繼續說：

「那天她慌慌張張的跑來找我，但只是看着我，却說不出一句話。我只當小棉怎麼樣了啦，把我嚇了一跳。我再三問她，她才說出碰到你的情形。她想救你，後生！她真心想救你！但又怕橫禍落在頭上。……後來，我們總算商量出這個主意來。不瞞你，後生！我在年青的時候，也參加過暴動，見過紅軍的，」他感慨地說，嘆了一口氣，「但後來失敗了！……我就逃到這個地方來，現在老啦，看不慣的事太多，心裏也很不平，但一個人什麼辦法也沒有！」我聽得呆了。我爲老太婆的身世傷心，我爲她一連串的不幸遭遇而憤怒。而這個老頭過去竟也幹過革命工作，使我感到更親切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老同志！」我問。

「我叫黃福泉。那天夜裏那個後生，是我的兒子。名叫金海。」

「福泉同志！你無論如何去勸勸老太婆，好嗎？」

「我天天都在勸她，但找不回她的兒子，你又躺在這裏，怎麼能叫她不愁心？」

我立刻託黃福泉，要他轉告老太婆找個機會來和我談一談。

黃福泉走了，這夜我就一直沒有睡着。

四

第二天夜裏，雨點打在牛棚頂上就像幾百隻小皮鼓在咚咚的敲。瓦房上簷水的奔流聲匯合起來，聽來好像小溪裏湍急的流水。

一陣雨點落在笠帽上的響聲過後，接着，便響起了竹梯的吱呀聲。老黃牛以爲主人來餵草料，立刻跑到柵欄門旁邊來，牛角在柵欄上擦過去，發出一陣喀喀的聲音。

老太婆用一件黑衣服包着小風燈，爬上竹梯，將笠帽擱在橫樑上，在我的身邊坐下來。當她把黑衣服揭開，讓風燈的淡黃的光綫照明閣樓時，我才第一次看清了她的面貌。

她有着一張扁扁的面盤，佈滿皺紋的臉頰上，還看得見一些淡褐色的雀斑。高高的鼻梁和一對慈和的眼睛，可以斷定她在年青時，一定是一個健康又美麗的女人。她的年紀大概還只有五十光景，可是兩鬢已有了銀灰色的頭髮，眼梢聚着很多細長的魚尾紋。

『阿婆！』我伸手抓住她冰冷的、粗糙的瘦手，叫她。一時還想不出從哪裏開頭對她說話。